



黄孝纪

姜 汤

小时候，在村庄的园土里，有三种作物的茎叶长得十分相像，茎秆笔直如绿色的箭竹，狭长油光的叶片，也颇像大的竹叶和小的粽叶，常让我疑惑不解。它们便是尾参、百合和姜。碰巧的是，此三者都是在农历三月种下，到了秋后才挖收长在地下的根茎块，用途则各有不同。

尾参又名玉竹，我是很晚以后才知道，也让我恍然大悟儿时对它的直观印象。那时尚在生产队，各队每年都要种植大片尾参，深秋挖了手指粗的黄色根茎，铺满在禾场上晾晒。尾参气味浓烈，晒蔫晒干后，全部上交国家收购，村人并不留用。相比百合的球状鳞茎，尾参的形状更像姜块。

姜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之物，做菜调味离不了它。故乡有句俗话：“四脚不放姜。”意即除了猪、牛、羊、狗等长了四条腿的动物的肉食可以不放姜外，其他荤菜都要放姜，以避腥味。姜也可以加工成多种美味，比如腌子姜、腌盐姜、姜片糖。而利用姜的辛辣祛湿散寒，熬姜汤喝，更是旧日农家经济又便利的首选良方。

故乡人家种姜，并不种太多，或一行两行，或七八株，或三五株，纯属自享，不是用来赶圩卖钱的。相反，很多人家并不种姜，而是赶圩购买。

我家曾经种过姜，尤其是在我们搬入新房居住之后，家里的一块菜园就在附近，两面临水田，后面的坎子上是一条斜坡小路，新茅厕也建在了进菜园的一角，种菜种姜就越发方便了，父母每年都要种上一些。姜喜欢疏松透水的生长环境，种时每个土坑要挖得宽大一点，深一点，浇上粪淤作底肥，撒一层炭灰或柴灰，再将发了芽的老姜块放进去，上面覆盖的同样是柴炭灰之类的火淤，利于它的出苗。

在整个生长期，老姜块萌生子姜，子姜又萌生子姜，一代接着一代，不断地有新的茎叶长出来，密集成丛。为让姜块长得更大更多，土坑也需不断增添柴炭灰，渐渐堆高。待到中秋前后，方才拔出姜块，剪去茎叶。

新出土的姜块呈扇面，大过成人巴掌，黄亮厚实。那些丛生的子姜，恰如分叉的畸形手指，顶部的姜芽粉红圆润，又嫩又漂亮。童年少年的时候，我们常玩一种游戏，扳着自己的手指，一根根弯曲着，叠加在前面的手指上，像一块姜。一会儿功夫，就能把双手叠成“姜块”。

子姜做菜是不错的美味，可腌可炒。村人腌子姜多是切片，用盐拌和，腌出汁水，从腌菜瓮里掏一点红红的腌辣椒拌上，即可食用，微辣鲜嫩。子姜炒鸭子，是中秋节的故乡名菜，鸭是自家养的土鸭，新鲜的红辣椒也是自家园土的，香喷喷的两碗，是节日里的佳肴。

俗话说，姜是老的辣。老的姜块，除作为日常三餐做菜时的调味品外，有时也加工成盐姜和姜片糖。姜片盐浸后晒干，即为盐姜，嚼食可暖胃祛寒。做姜片糖则要复杂一些，需先将切好的姜片用热水略煮一下，再用冷水冲洗多次，去掉辛辣味。而后将适量白糖略加水，熬至浓稠，用筷子挑了，能拉出糖丝。二者调和均匀，凉后就成了香甜微辣的姜片糖，是我们旧时过年的美食。

一年四季，无论天晴落雨，刮风下雪，作为农人，总有做不完的农活。许多时候，我们在外面做事，突然一阵大雨落下，来不及找到躲避之处，就已经淋得全身湿透。春夏间，这样的日子尤其多。为了去除寒气，母亲通常在我们换了衣裤后，赶紧拿几块老姜切了，熬半砂罐姜汤给我们趁热喝下。若有红糖，可放几块同熬，若没有，也可放一些紫苏秆，或者几棵葱茷，甚至放几调羹红红的辣椒灰。总而言之是让我们辣得浑身燥热，辣出一身微汗。

喝过姜汤，出了热汗，顿觉神清气爽，全身轻松。

春分一过，满面春风，一切都自然醒来，天地万物充盈着蓬勃生机。只是北疆有些冥顽，不时抖弄点小雪，刻意摆弄着伪冬的余威。此时，天山东南的吐鲁番盆地终日艳阳高照，太阳暖暖地滋养着人们的心田。吐鲁番，这颗古丝绸之路上的明珠，新疆历史文化名城，经千锤百炼，终于出品了“新疆第一春·花开吐鲁番”的金字招牌。

近日的吐鲁番人流如织，处处攒动着赏花客的身影。在外的我也乘这股观花赏日之潮，返回素有“滨沙之城，楼兰故乡”美誉的吐鲁番鄯善县。回来的时候，这个沙漠绿洲小城即将入睡，夜色里流淌着灵动的灯光，光影融合，宛如天宫仙境。夜景如此美好，不过我脑子里却装着那几棵杏树。不管怎样，先睡个好觉，期待明天的约会！

第二天，清风早霞伴我出门。正是好花时节，一夜春风吹开了满城杏花，墙边、行道上、公园里、水渠旁，城里乡下，杏花前呼后拥地开了，满城弥散着浓郁的花香。湘疆苑的杏花也绽放了，光彩夺目，满庭芳香，但那不是我我要去探访的花儿。走，走，走，继续走！

要去的地方是城南一处野林子，很是偏僻荒凉，几乎被人遗忘。不过那里有几株野杏，它们虽有几分冷清孤傲，却是我很好的朋友。

我愉快笃定地一路南行，小鸟在前面带路，清风从面庞拂过，花了40分钟，穿过大半个县城，来到最南边的库木塔格沙漠，杏树就隐居于此。

骆驼老大门是唯一的入口。这里曾是深入沙漠的主道，过去总是人来人往，车水马龙，好不喧嚣繁华。一年前，新的游客服务中心启用，老大门的使命戛然而止，一切就在唏嘘中黯然关上。门口还留有一个旧的保安亭，亭沿上被风扯破的蜘蛛网，半死不活地晃荡着，里面的保安眼神松弛，偶尔瞟睐外边的马路，手机里播着我听不懂的歌曲。

在一次次填写自己简历表的时候，我常常用“—”来串起某段历程的起始之日，从头到尾。说得现实点，就是现在为了某种欲望去回忆以前的那些事儿。其实，生活都已过去了，何必再去拂掸它上面尘埃，让它受之于别人的评论呢？但是有人要看，要审视你所走过的“巷子”，要从我走过的巷子里去找到你的背影。我的心难免有些发痛，这并不是我以前做过什么违法或违背道德的事，但那一节一节的历程，有我家庭贫穷而带给我命运的痛楚，有我为生活打拼的辛酸和能耐，有我忍受别人对自己的辱骂还要陪上讨好的笑……生活中这一节一节的巷子，从走进到走出，现在看去，它如同一张张色彩单调的黑白照片，一溜地排列过去，挂在岁月的深处。

对巷子的印记缘于我姑。在农村，我小的时候哪见过巷子？我们村庄以前所盖的房屋杂乱无序，不像现在的新农村建设——规划得整齐统一。巷子闯进我视线，是我姑嫁到集镇上一个胡氏人家之后，那个集镇名曰下仓储。早年，姑父家就坐落在下

野 杏

刘春晖

老大门的前坪很大，进去就像落进棋盘的米粒。穿过前坪广场，是一个推拉铁门，只留半人宽的豁口。我与保安相识，一领首就进了。这正是鄯善的大风季节，不久前还下了一场扬扬洒洒的沙土，铁门上积着厚厚的土层，也没人打扫。我侧身而入，衣服染上了浓厚的灰黄。

大门的骆驼沙塑有些疲沓老态，颜色已经很浅，神情里透出淡淡的无奈。驼头上挂着的大钟纹丝不动，冷眼观世，看破红尘。一切虽有凋敝，不过该走的走，该留的留，岁月静好。

前方是一片杨树林，没有路，只能从浮土和树叶上穿过。这里的落叶无法及时腐去，只是颜色和养分已被耗光，化作了片片黄色的记忆。脚步一定要低要柔，否则就会噗起股股浮土。东拐西弯地又踱行十多分钟，几株杏树终于映入眼帘。到了，到了，这就是我要礼拜的对象。

一共五株，各自独立、并无规则地散着，远远望去，浑身被“红霞”和“白雪”包裹，熠熠生辉。这是有年份的树，树形清瘦，不高不矮、不枝不蔓，恰如其分地长着，遒劲有力的枝条，碗口大的躯干，干旱皴裂了树皮，风力把树干拧出了麻花，反而显出骨气骨力。这些荒地野杏，有别园景观“恭养”的杏树，从来就“缺衣少食”，靠天吃饭，活下和生长实属不易。它们靠自身顽强，活出了独立自我、精彩绚烂。

这五株杏树避于尘世，颇有古隐士遗风。我想起了“商山四皓”“竹林七贤”，或《笑傲江湖》里的“桃谷六仙”。或许这样比喻不妥，比作许由、老庄和林逋还差不多。或者这五株杏树，是受董仲舒“五常”所化，代表着“仁义礼智信”。

我悄然移步树下，生怕惊扰了这里里外外满树的生命。杏花开得恣意狂野，开得不拘小节，蓊蓊郁郁缀满枝头，云蒸霞蔚、热气腾腾、光芒闪烁。花色纯粹干净，容不下任何

巷 影

石泽丰

仓储那条巷子中间。我记得在那里居住的人，家家户户沿着巷子居住，门对着门，壁挨着壁，让人分不清是住户延长了巷子，还是巷子聚拢了住户。巷子从下仓储的中心位置一直向集镇的东头延伸，直到湖边，青石板佐证，远远望去，狭长狭长，那是我所见到的真正老街。

巷子长但并不沉寂，早晨有金灿灿的阳光从巷子东边洒过来，洒在各家各户的门前，洒在每家的窗台上。这是一天的开始，传统的商业气息开始散漫开来，打铁的“叮当”声错落有致，柴火蒸出的包子散发的香气四处飘逸，篾匠剖竹的一声“咔嚓”那么利落，随后是篾条从篾刀上轻舞而出，身姿优美，卖油条的不时按着自行车的铃铛，传来诱人的铃声，还有渔夫（如我的姑父）拎着渔网，迎着朝阳去湖里捕鱼。女人们呢？她们在早晨从各自的家门走出，挑着洗衣甕和一桶脏衣服，去湖边搓搓着自己的光阴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揉着揉着，便揉走了岁月，揉老了自己。

一切皆是空影。可不是？我的姑

言语描述。我想只能是女娲补天、熔炼五色彩石落下的几滴红白，着色了这眼前的杏花。阳光下花色更热烈。这用生命炼出的烈焰，焰心就是青春英华。如此怒放的生命激活了我心中的花。我们像多年的知己，静静望着，相互欣赏，用我们约定的形式对着话。

花满枝头，精巧素雅，色泽如玉，闪着晶莹和高贵。每朵花都是一个美丽的姑娘，甜美地开在春风里。杏花仙子颈佩深红花萼项链，穿着红白五瓣褶皱裙裾，清晰水纹印衬出裙子的简而不凡、立体典雅。花瓣抖擻地斜向上展，带弧形的花蕊神清气爽地立着，蕊顶缀着黄色小点，那是花粉，是甜蜜和芳香的源泉，它们像礼帽给杏花仙子添了几分优雅。花香浓郁，人都要化了。我已进入“无我”境界，脑子里、鼻子里、眼睛里全是杏的味道。勤劳的蜜蜂时而在花间穿梭，时而在花蕊上品尝，还有一些蜜蜂趴在花上静静不动，可能已被这花的甜蜜醉倒了。

微风起，树枝摇，杏花随之起舞，酿出道道滟滟波光。偶有花瓣从枝头飘落，翩跹翻滚，轻盈优雅，初时点点滴滴，后来溅满“泪花”。这么好的花，零落也不忍蹂躏。我想起黛玉葬花的故事，从泥中来归泥中去更好，“化作春泥更护花”。

这五株杏树，生于荒野，长于恶境，伴于孤寂，顺于天命，没有人力眷顾，没有养分水分保障，毗连沙漠，还常受大风、沙尘、高温、极寒的生死考验。可是，它们活了下来，生了根、成了材，尽情释放生命的精彩。没有欢呼赞誉，芳无人赏。不过，它们不失意委屈，不牢骚哀怨，不自暴自弃，更不会“识时务”地改变，坦然面对经历的一切。如此境地也能淡定从容，清静素雅，不怨不艾，不骄不媚，以生命的全部无私回馈世界。

明年花开时，我已归家，但我会温婉的江南忆起这五株野杏，想象着它们花开春风里的样子。感谢，感谢，在这光荣难忘的岁月，相遇相知，实属三生有“杏”。

姑现已白发苍苍，当年姑娘般的容颜早已不知去了哪里，是被流水带走了吗？如果要填写她人生的简历，这一段又该怎么填写——没有优异的成绩可言，没有现在流行的被经济烤热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头衔，更没有被当下人注重的科长局长之高帽。但在我的心里，她仍然是我的姑姑，并且永远永远都是。

上次我回去了一趟，听说姑姑家的房子早已拆掉了，巷子也不见踪影，先前的瓦屋已被高楼所替代，各显各家的高度和装修，门窗紧锁。在姑父的陪伴下，我站在昔日巷子的东头，看潮水平静地躺在那里，它没有我儿时所见的那么澄清，水草长出了水面，铺得四面开来。听说那一片水域现已承包给了一个开发商，搞起了水产品开发。不远处，一只渔船正将满舱的饲料洒向湖面，我的心里一阵难过，在饲料催热着经济的同时，是不是也在催短着我们的生命？如果追求价值是建立在一种浑然不觉的基础之上，我们的履历填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呢？

巷子不见了，巷影在岁月的深处，我怀念它，心痛得却又不想提起它。